性理大中

性理大中卷之八

錢塘應撝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讀書法

撝謙曰。生於盛世。其時目見耳聞。無非善俗。然必讀書明理。生於末世。耳聞目見。無非鄙惡。不孝不弟。無禮無義。習與性成。若認爲良知。覺自行去。爲害不淺。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或者薄詩書。惡聞見。大愚之

言也。彼釋氏屏去四倫遠跡山野無學之說猶或可通今日與俗伍而不尚友古人知識何由高明行誼何由卓犖聖學精微何由仰窺。世固有讀書濟惡者亦有傷寒食穀而死者。然書與穀終不可廢也

程子曰。凡看文字須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見理。理只是人理甚分明如一條平坦的路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此之謂也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

淺近看他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深遠處如近處怎生强要鑿教深遠得○讀書將以窮理將以致用也今或滯心於章句之末則無所用也此學者之大患○學者不泥文義者又全背却遠去理會文義者又滯泥不通○解義理若一向靠書冊何由得居之安資之深不唯自失兼亦誤人○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充實之謂美與詩之美不同

張子曰觀書必總其言而求作者之意○讀書少則

無由考較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所以觀書者釋已之疑明已之未達每見每加新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

上蔡謝氏曰學者先學文鮮有能至道至如博觀泛覽亦自爲害○上蔡初以記問爲學自負該博對明道舉史書成篇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

謂玩物喪志。謝聞此語。汗流浹背面發赤。及看明道讀史。又却逐行看過。不蹉一字。謝甚不服。後來省悟。以此引博學之士。

龜山楊氏語羅仲素曰。某嘗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云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數之表。此葢某所自爲者如此。○龜山旣受業於程氏。歸以其說教授東南。一時學者翕趨之。龜山每告之曰。唐虞以前載籍未具而當是之時。聖賢若彼其多也。晚周以來。下歷秦漢以

迄於今文字之多至不可以數計然曠千百年欲求一人如顏曾者而不可得則是道之傳固不在於文字而古之聖賢所以爲聖賢者其用心必有在矣及西山氏李郁請見於餘杭則其告之亦曰學者當知古人之學何所用心學之將以何用若曰孔門之學仁而已則何爲而謂之仁若曰仁人心也則何者而謂之人心耶西山受言退求其說以進愈投而愈不合於是取論孟之書而伏讀之蚤夜不懈十有八年然後渙然有得也龜山蓋深許之而西山之語學者

亦曰學者於經讀之又讀而於其無味之處益致思焉至於羣疑並興寢食不置然後始嘗驟進耳

和靖尹氏曰呂獻可嘗言讀書不須多讀得一字行取一字伊川亦嘗言讀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行得便是會讀書二公之意正同

朱子曰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爲君臣者有君臣之理爲父子者有父子之理

爲夫婦爲兄弟爲朋友以至於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亦莫不各有理焉有以窮之則自君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無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爲學所以莫先於窮理也至論天下之理則要妙精微各有攸當亘古亘今不可移易唯古之聖人爲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爲天下後世不易之大法其餘則順之者爲君子而吉背之者爲小人而凶吉之大者則能保四海而可以爲法凶之甚者則不能保

其身而可以爲戒。是其粲然之跡。必然之效。蓋莫不具於經訓史冊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卽是以求之。則是正牆面而立爾。此窮理所以必在乎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不好之者。固怠忽間斷而無所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免乎貪多而務廣。往往未啓其端。而遽已欲探其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在乎彼。是以雖復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匆匆。常若有所奔趨迫逐。而無從容涵泳之樂。是又安能深信自得常久不厭。以異於彼之怠忽間斷而無所成者哉。孔子所

謂欲速則不達。孟子所謂進銳者退速。正謂此也。誠能鑒此而有以反之。則心潛於一。久而不移。而所讀之書。文意接連。血脉貫通。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爲勸者深。惡之爲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爲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在於心。而心之爲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爲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覺而馳騖飛揚。以徇物欲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眄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而況

能反覆聖言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孔子所謂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孟子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正謂此也誠能嚴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爲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爲讀書之本也○與張元德書曰舊與朋友說話每怪其不解人意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近方覺得學者讀了書聽了話元不會着心記當紬繹玩味至有兩年看

一部易傳都不記得緊要處者。雖其質鈍使然。亦是不肯用力。乃知橫渠敎人讀書必欲成誦。眞是學者第一義。須是如此。巳上方有著力處也○答陳明仲曰。上古未有文字之時。學者固無書可讀。而中人以上固有不待讀書而自得者。但自聖賢有作。則道之載於經者詳矣。雖孔子之聖。不能離是以爲學也○讀書須是虛心切巳。虛心方能得聖賢意。切巳則聖賢之言。不爲虛說○讀書須且虛心靜慮。依傍文義推尋句脉。看定此句指意是說何事。略用今人言語

襯貼替換一兩字說得古人意思出來先致自家心裏分明歷落如與古人對面說話彼此對答無一言一字不相肯可此外都無閒雜說話方是得个入處○觀書但當虛心平氣以徐觀義理之所在如其可取雖世俗庸人之言有所不廢如其可疑雖或傳以爲聖賢之言亦須更加審擇自然意味平和道理明白脚踏實地動有據依無籠罩自欺之患矣○讀書須是優游玩味徐觀聖賢立言本意所向如何然後隨其遠近淺深輕重緩急而爲之說如孟子所謂以

意逆志者庶乎可以得之若便以吾先入之說橫於胸次而驅率聖賢之言以從已意設使義理可通已涉私意穿鑿而不免於郢書燕說之誚況又義理窒礙有所不可行者乎○嘗見人云大凡不公的人讀書不得今看來是如此○觀書當從分明聖賢之言多是與人說話若是嶢崎却教當時人如何曉得○聖賢立言本自平易而平易之中其指無窮今必推之使高鑿之使深是未必眞能高深而固已離其本指喪其平易無窮之味矣○問方讀書時覺得無靜

的工夫須有讀書之時有靜虛之時曰某曾見李先生常教令靜坐後來看得不然只是一個敬字好方無事時敬於自持及應事時敬於應事讀書時敬於讀書便自然該貫動靜心無時不存○初學於敬不能無間斷只是纔覺間斷便提起此心只是覺處便是接續某要得人只就讀書上體認義理日間常讀書則此心不走作或止去事物中滚則此心易得汩沒知得如此便就讀書上體認義理便可喚轉來○本心陷溺之久義理浸灌未透且宜讀書窮理常不

間斷則物欲之心自不能勝而本心之義理自安且固矣○答王晉輔曰爲學大槩且以收拾身心爲本更將聖賢之言從頭熟讀逐字訓釋逐句消詳逐段反覆虛心量力且要曉得句下文義未可便肆已見妄起浮論也○學者觀書多走作者亦恐是根本上工夫未齊整只是以紛擾雜亂心去看不會以湛然凝定心去看不若先涵養本原且將已熟的義理玩味待其浹洽然後去看書便自知只是如此老蘇自述其學爲文處有云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

言用意與巳大異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此是他於學文上工夫有見處可取以喻今日讀書其工夫亦合如此○放寬心以他說看他說以物觀物無以巳觀物○昔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巳矣忽悟曰我心不曾收得如何記得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却去讀書遂一覽無遺○答陳膚仲曰讀書固收心之一助然今只讀書時收得心而不讀書時便爲事所奪則是心之存也

常少而其放心也多矣且胡爲不移此讀書工夫向不讀書處用力使動靜兩得而此心無時不存乎○聖人說的是他曾經歷來○讀書不可只專就紙上求義理須反來就自家身上推究此兩句未見所出疑程子語秦漢以下無人說到此亦只是一向去書冊上求不就自家身上理會如說仁義禮智曾認得自家如何是仁如何是義禮智如讀學而時習之自家曾如何學習不亦說乎曾見得如何是說須恁地認始得若只逐段解過去解得了便休也不濟事○或問讀書未

知統要曰統要如何便會知得近來學者有一種則舍去冊子却欲於一言半句上便要見道理又有一種則一向汎濫不知歸着處此皆非知學者要須熟看熟思久久之間自然見个道理四停八當而所謂統要者自在其中矣○書只貴讀讀多自然曉這个不知如何自然心與氣合舒暢發越自是記得牢縱饒熟看過心裏思量過也不如讀讀來讀去少間曉不得的自然曉得巳曉得者越有滋味若是讀不熟都沒這般滋味而今未說讀得註且止熟讀正經行

住坐臥。心常在此。自然曉得。嘗思之。讀便是學。夫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便是讀。讀了又思。思了又讀。自然有意。若讀而不思。又不知其意味。思而不讀。縱使曉得。終是卼臲不安。一似倩得人來守屋相似。不是自家人。終不屬自家使喚。若讀得熟而又思得精。自然心與理一。永遠不忘。某舊苦記文字不得。後來只是讀。今之記得者。皆讀之功也。老蘇只取孟子論語韓子與諸聖人之書。安坐而讀之者七八年。後來做出許多文字如此好。只是他讀時只

要模寫言語做文章若移此心與這樣資質去講義理那裏得來是知書只貴讀○讀書先要熟須是正看背看左看右看看得是了未可便說道是更須玩味○讀書當擇先儒舊說之當於理者玩味涵泳與本經正言之要通貫浹洽於胸中然後有益不必叚叚立說徒為觀美而實未必深有得於心也○書之句法義理雖只是如此解說但一次看有一次見識所以某書一番看有一番改亦有已說定一番看一番見得穩當愈加分曉○伊川曰時復思繹浹洽於

中則說矣其向來從師日間所聞說話夜間如溫書一般一一仔細思量過纔有疑明日又問○讀一句書須體察這一句我將來甚處用得○讀書須以自家之心體驗聖人之心少間體驗得熟自家之心便是聖人之心某自二十時看道理便要看那裏面嘗看上蔡語錄其初將紅筆抹出後又用青筆黃筆三四番後又用黑筆是要尋那精的看道理須是漸漸向裏尋到那精英處方是○山谷與李幾仲帖云大率學者喜博而常病不精汎濫百書不若精於一也

有餘力然後及諸書則涉獵諸篇亦得其精蘊以我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某深喜之以爲有益於學者○學者只知觀書不知有四邊方有滋味○讀書須是讀到不忍舍處方是見得眞味若讀之數過畧曉其義卽厭之欲別求書看則是於此一卷書猶未得趣也舊見李先生說理會文字須令一件融釋了後方更理會一件融釋二字下得極好今若一件未能融釋而又欲理會一件則第二件又不了推之萬事萬事不了何益○讀書之法須

是從頭至尾逐句玩味。看上字時。如不知有下字。看前句時。如不知有後句。看得都通透了。又却從頭看此一段。令其首尾通貫。然方其看此段時。亦不知有後段也。如此漸進。庶幾心與理會。自然浹洽。非唯會得聖賢語意不差。且是自己分上身心義理日見純熟。若只如此匆匆檢閱一過。便可隨意穿鑿排布硬說。則不唯錯會經意。於己分上亦有何干涉。○答陳師德曰。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從容乎句讀文義之間。而體驗乎操存踐履之實。然後心靜理明。漸漸見

意味不然雖廣求博取日誦五車亦奚益於學哉故程子曰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此言殊有味○學者且將一件書讀聖人之言卽聖人之心聖人之心卽天下之理且逐段看令分曉一段分曉又看一段如此至二三十段亦未解便見个道理但如此心平氣定不東馳西騖則道理自逐段分明去得自家心上一病便是一个道理明也道理固是自家本有然無一喚便見之理如金溪只要自得若自得的是固善若自得的非却如何不若且虛

心讀書切不可自謂理會得了便理會得且只做理
會不得方有長進
撝謙曰孟子言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
言不强求其得義理浸沃之久自覺有得程子言
學莫貴於自得得非外也故曰自得此言非記問
而得默識心通自得於已兩自得義各不同皆有
所藥孟子之言戒夫欲速助長迫切求得者以爲
但須深造俟其自得方有受用此即先難後獲之
意程子之言戒夫徒聞於外信耳任目無得於心

者以爲須實得於己。二者葢相成焉。乃學者執程子之說。至於反礙孟子之說。葢有二焉。陽明言楊墨佛老。彼有所自得。辭章記誦之學。楊墨佛老之不若。蘊生黃氏以爲楊子雲之擬易。王通之擬論語。嶄嶄焉如形之守影。反不如申韓之自得也。兩言者非不是也。然聞之聖達節。次守節。學至孔孟程朱。固爲自得矣。不及是者。則尊其所聞焉。雖不可謂之自得。而語言有所師承。不敢謬於聖人。猶比無德不敢作禮樂之意。固治世之謹行也。若以

爲不必守聖人之語言而出於楊墨申韓之自恣以爲自得則是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其害大矣二子之說固貴有所善用之也其一則以學貴自得不必徒事詩書直欲當下便是謂之自得又急欲求得反謂自得眞是揠苗助長反與深造之意相悖所以聖賢之言譬如百藥無所不有唯在善取害寒病而取大黃直自害耳

又曰學者理會文義只是要先理會難的遂至於易者亦不能曉學記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

其節目所謂攻瑕則堅者瑕攻堅則瑕者堅不知道
理好處却又多在平易處○觀書須從頭循序而進
不以淺深難易有所取舍自然意味詳密至於浹洽
貫通則無緊要處所下工夫亦不落空矣今人多是
揀難的好的看非唯聖賢之言不可如此間別且是
只此心思便不定疊○讀書且就本文看不必又生
枝節看一段要十分爛熟方見意味令人都不愛去
看別段始得人多是向前趲去不曾向後反復只要
去看明日未讀底不曾去紬繹前日已讀的○讀書

不可貪多常使自家力量有餘須看得一書徹了方再看一書若雜然並進却反爲所困如射弓有五斗力且用四斗弓便可挽滿己力欺得他過○今人讀書看未到這裏心已在後面纔看到這裏便要舍去了如此只是不求自家曉解須是徘徊顧戀如不欲去○讀書寧詳毋略寧下毋高寧拙毋巧寧近毋遠○書雖是古人書今日讀之所以蓄自家之德却不是這邊讀便搬出那邊用○今人不於書上理會道理皆以涉獵該博爲能所以有道學俗學之别○學

者讀書。須是於無味處。益致思焉。至於羣疑並興。寢食俱廢。乃能驟進。上六語出李郁因嘆驟進二字最下得好。須是如此。若進得些子。或進或退。若存若亡。不濟事。須大殺一番。方是善。勝。○某向時與朋友說讀書。也教他去思索。求所疑。近方見得讀書只是且虛心熟讀。久之自有所得。亦自有疑處。蓋熟讀後自有窒礙不通處。方好較量。今若先去求个疑。便不得這般也有時候。舊日看論語。合下便有疑。蓋自有一樣事被諸先生說成數樣。所以便著疑。今卻有集註了。且可

傍本看教心熟少間或有說不通處自見得疑只是今未可先去著疑○讀書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者却教無疑到這裏方是長進○讀書若有所見未必便是未可便執著且放在一邊益更讀書以來新見若執著一見則此心便被此見遮蔽了譬如一片潔淨田地若上面纔安一物便有遮蔽處聖人七通八達事事說到極至處學者須是多讀書使互相發明事事窮到極至處所謂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

俟聖人而不惑。直到這个田地方是。語曰執德不弘。易曰寬以居之。聖人多說个廣大寬弘之意。學者須體之。○大抵讀書須見得有䁥不得處。方是長進。○近見學者多是率然穿鑿。便爲定論。或則信所傳聞不復稽考。所以日讀聖賢之書。而不識聖賢之意。如此豈有長進。前輩蓋有親見有道。而所論終不免背馳處者。想亦正坐此耳。○近日讀書人少。也緣科舉時文之弊。纔把書來讀。便先立个意思。要討新奇。都不理會他本意著實。纔討得新奇。便準擬作時文使。

下梢弄得熟只是這个將來使雖是朝廷甚麼大典禮也胡亂信手捻合出來使不知一撞百碎○某嘗謂爲學老少不同年少精力有餘須用無書不讀無不究竟其義若年齒向晚却須擇要用功讀一書便覺後來難得工夫再去理會須沉潛玩索究極至處可也○溫公答一學者書說爲學之法舉荀子四句云誦數音朔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爲其人以處之除其害以持養之荀子此說亦好○讀書不可不先立程限正如農功如農之有畔爲學亦然今之始學者不

知此理初時甚銳漸漸懶去終至都不理會了只是當初不立程限之故○人言讀書當從容玩味此乃自怠之一說若是讀此書未曉道理雖不可急迫亦不放下猶可也若徜徉終日謂之從容却無做工夫處譬之煎藥須是以大火煮滾然後以慢火養之却不妨○讀書閒暇且靜坐敎他心平氣定見得道理漸次分曉這个却是一身總會處○讀書須是有精力楊至之曰亦須是聰明曰雖是聰明亦須是精昔見延平說羅先生解春秋也淺不似胡文定後來

人入廣在羅浮山住兩三年去那裏心靜須看得較透。蓋靜則心虛。道理方看得出。○凡讀書處事。當煩亂疑惑之際。正當虛心博採。以求至當。或未有得。亦當且以闕疑闕殆之意處之。若遽以己所粗通之一說而盡廢己所未究之衆論。則非唯所處之得失。或未可知。而此心之量。亦不宏矣。○與呂子約書曰。所讀書亦太多。如人大病在牀。而衆醫雜進。百藥交下。決無見效之理。不若盡力一書。令其反覆通透。而復易一書。蓋不唯專力。易見工夫。且是心定不雜。於涵

養之功。亦有助也。又謂不欲爲聞見之知聞見之知。要得正當。亦非易事。○讀書先且虛心考其文辭指意所歸。然後可以要其理義之所在。近見學者多是先立己見。不問經文向背之勢。而橫以義理加之。其說雖不背理。然非經文意也。如此則但據己見自爲一書亦可。何必讀古聖賢之書哉。所以讀書正恐吾之所見未必是。而求正於彼耳。惟其闕文斷簡名器物色。有不可考者。則無可奈何。其他在義理中。可推而得者。切須字字句句。反覆精詳。不可草草說過也。

○講習孔孟書。須將孔孟心。作自己心。要須自家說時。孔孟點頭道是。方得。不可謂孔孟不會說話。一向任己見說將去。○今人所以讀書苟簡者。緣書皆有印本多了。如古人皆用竹簡。除非大段有力的人。方做得。若一介之士。如何置。所以後漢吳恢欲殺青以寫漢書。其子吳祐諫曰。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正謂此也。如黃霸在獄中。從夏侯勝受書。凡再踰冬而後傳。蓋古人無本。除非首尾熟背得。方得。至於講誦者。也是都背得。

然後從師受學。如東坡作李氏山房藏書記。那時書猶自難得。晁以道嘗欲得公穀傳。遍求無之。後得一本。方傳寫得。今人連寫也自厭煩了。所以讀書苟簡

○凡讀書到冷淡無味處。尤當著力推考○把一己私意去看聖賢之書。如何看得出。某所以讀書自覺得力者。只是不先立論。且尋句內文義。隨文解看。○看文字先有意見。恐只是私意。謂如粗厲者觀書。必以勇果強毅為主。柔善者觀書。必以慈祥寬厚為主。書中何所不有○看文字且自用工夫。先已切至方

可舉所疑。與朋友講論。假無朋友。久之能自見得。蓋蓄積多者。忽然爆開。便自然通。此所謂何天之衢亨也。蓋蓄極則通。須是蓄之極則通。○凡看文字。諸家說異同處。最可觀。某舊日看文字。專看異同處。如謝上蔡之說如彼。楊龜山之說如此。何者爲得。何者爲失。所以爲得者是如何。所以爲失者是如何。○凡看文字。須看古人下字意思。且如前輩作文。一篇中須看他用意在那裏。如杜子美詩云。更覺良工用心苦。一般人看畫。一般識的人看。便見得他精神妙處。知

得他用心苦也。○觀書詩曰昨夜江邊春水生蒙衝巨艦一毛輕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答呂子約書曰大抵讀書覺寬平正大者多失之不精而精密詳審者又有局促姦巧之病雖云人之情僞有不得不察者然此意偏勝便覺自家心術亦染得不好了。近年此風頗盛雖純誠厚德之君子亦往往墮於其中而不自知所以區區嘗竊憂之而不顧子約之爲之也子約試取語孟學庸等書讀之觀其光明正大簡易明白之氣象又豈有如此之狡猾切

害處耶世路險窄已無可言吾人之學聖賢者又將流而入於功利變詐之習其勢不過一傳再傳天下必有受其禍者而吾道益以不振此非細事也

東萊呂氏曰讀書有思索入往往不苟不曾讀書與曾讀書識理趣者觀其所爲便可見○爲學必先至誠不誠未有能至者也何以見其誠居處齊莊志意凝定不妄言不苟笑開卷伏讀必起恭敬如對聖賢掩卷沉思必根義理以閑邪僻行之悠久習與性成便有聖賢前輩氣象○讀書須令日有課程句讀有

未曉文義有未通不惜與人商確不惜就人授讀凡人多以此爲恥曾不知不如是則有終身之恥也○後學讀書未曾識得目前大略便要說性命此爲甚害事爲學自有等級○後生學問聰明強記不足畏惟思索尋究者爲可畏耳

象山陸氏曰學者讀書先於易曉處沉涵熟復切已致思則他難曉者渙然冰釋矣若先看難曉處終不能達舉一學者詩曰讀書切戒在荒忙涵泳工夫興味長未曉不妨權放過切身須要急思量自家主宰

常精健逐外精神徒損傷寄語同遊二三子莫將言語亂天常○又曰讀書之法須是平平淡淡去看仔細玩味不可草草○讀書作文亦是吾人事但讀書本不為作文作文其末也有其本必有其末未聞有本盛而末不茂者若本末倒置則所謂文者亦可知矣

讀四書法

伊川程子曰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

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今人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須是未讀詩時不達於政。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人。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須是未讀詩時。如面牆。到讀了後。便不面牆。方是有驗。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如讀論語。舊時未讀是這个人。及讀了後來又只是這个人。便是不曾讀也。

大音沈子嘗言。未讀二南時。嘗恐面牆。今細讀一番。亦未見不面牆。撝謙曰。二南之詩。周時以化天下。鄉飲鄉射用之。燕飲用之。如今小學生上學。便讀大學一般。都是修身齊家治國之理。若孔子生今時。須曰人而不讀大學之書者。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人必不以爲疑。葢二南有聲氣之和。大學得綱領之要。○爲周南名南爲字。朱註作學解。義包甚廣。後人謂二南之詩。伯魚豈所不知。夫子教以爲者。教以行耳。不知此等說話。未必不是伯魚

始學。如不學詩。無以言。與小子何莫學夫詩之類可見。不必抗之使高。鑿之使深。兼之聖門原無詞章之學。至後世始有徒讀書而不行者。

又曰。凡看文字。如七年必世百年之事。皆當思其如何作爲。乃有益。○凡解經。不同無害。但緊要處。不可不同耳。○初學入德之門。無如大學。其他莫如語孟。○語孟如丈尺權衡相似。以此去度量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讀論語者。但將諸弟子問處。便作已問。將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或問且

將語孟緊要處看如何曰固是好。終是不浹洽耳○若能於論語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人只看語孟。此二書切已終身儘多也

橫渠張子曰。如中庸文字。輩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相發明。

朱子曰。讀書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或問讀書之法。其用力也奈何。曰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可也。曰然則敢問循序漸進之

說曰以論孟二書言之則先論而後孟通一書而後及一書以一書言之其篇章文句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亂也量力所至約其程課而謹守之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其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如是循序而漸進焉則意定理明而無疎易凌躐之患矣不唯讀書之法是乃操心之要學者尤不可不知曰其熟讀精思者何耶曰論語一章不過數句易以成誦成誦之後反復玩味於燕閒靜一之中以須其浹洽可也孟子每章或千百言反

復論辨雖若不可涯者。然其條理疏通語意明潔。徐讀而以意隨之。出入往來以十百數。則其不可涯者。將可以得於指掌間矣。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至於文義有疑。衆說紛錯。則亦虛心靜慮。勿遽取舍於其間。先使一說自爲一說。而隨其意之所之。以驗其通塞。則其尤無義理者。不待觀於他說。而先自屈矣。復以衆說。互相詰難。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則似是而非者。亦將奪於公論。

而無以立矣。大抵徐行却立處。靜觀動。如攻堅木先其易者。而後及其節目。如解亂繩。有所不通。則姑置而徐理之。此讀書之法也。○答黃直卿書曰爲學直是先要立本。文義却可且與說出正意。令其寬心玩味。未可便令考較同異。研究纖密。恐其意思促迫難得長進。將來見得大意。略舉一二節目。漸次理會。蓋未晚也。此是向來定本之誤。今幸見得。却須勇革。不可苟避譏笑。却誤人也。右一條與上熟讀精思一段參看。方盡其妙○若理會得四書。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處。

○學者於四書果然下工夫句句字字涵泳切已看得透徹一生受用不盡只怕人不下工雖多讀古人書無益書只明得道理却要人做出書中所說聖賢工夫來若果看此數書他書可一見而決矣○答林伯和曰講學莫先於論孟而讀論孟者又須逐章熟讀切已深思不通然後考諸先儒之說以發明之如二程先生說得親切處直須看得爛熟與經文一般成誦在心乃可加省察之功蓋與講學互相發明但日用應接思慮隱微之間每每加察其善端之發懈

於吾心而合於聖賢之言則勉勵而力行之其邪志之萌愧於吾心而戾於聖賢之訓則果決而速去之大抵見善必爲聞惡必去不使有頃刻悠悠意態則爲學之本立矣異時漸有餘力然後以次漸讀諸書旁通當世之務蓋亦未晚○凡讀書須看上下文義是如何不可泥著一字如孟子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到中庸又謂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此等處須是各隨本文意看便各不相礙○答張敬夫書曰舊讀中庸愼獨大學誠意毋自欺處常苦求之太過措辭

煩猥近日乃覺其非此正是最切近處最分明處乃舍之而談空於冥漠之間其亦誤矣方竊以此意痛自檢勒懍然度日惟恐有怠而失之也○聖人說一字是一字自家只平著心去秤停他都使不得一毫杜撰只順他去某向時也杜撰說得終不濟事如今方見得聖賢一字一語不吾欺只今六十一歲方理會得恁地若或去年死也則枉了自今夏來覺見得纔是聖人說話也不少一个字也不多一个字恰恰地好都不用些穿鑿莊子云吾與之虛而委蛇既虛

了。又要隨他曲折恁地去。○讀書貪多最是大病。下梢都理會不得。若到閑時無書讀時得一件書看更仔細。某向爲同安簿滿到泉州候批書在客邸借文字。只借得一冊孟子。將來仔細讀方尋得本意見。○看註解時。不可遺了緊要字。蓋解中有極緩散者有緩急之間者。有極緊要者。某下一字直是稱輕等重。方敢寫出。○讀書須是將本文熟讀字字咀嚼教有味。若有理會不得處。深思之。又不得。然後却將註解看。方有意味。如人饑而後食。渴而後飲。方有味。不饑

不渴而强飲食之終無益也。○某舊時看文字甚費心力如論孟諸家解有一箱每看一段必各就諸說上推尋意脉各見得着落然後斷其是非是的却都抄出一兩字是亦抄出雖未如今集註簡靜然大綱已定今集註只就那上删來但人不着心守見成說只草草看了今試將精義來參看兩段所以去取底只如何便自見得○某解書如訓詁一二字等處多有不必解處只是解書之法如此亦要教人如得看文字不可忽略。

勉齋黃氏曰。觀書者最怕氣不平。且如公冶長一章。謝上蔡則謂聖人擇婿驚人如此。楊龜山則謂聖人所以求於人者薄。可免於刑戮而不累其家。皆可妻也。上蔡氣高者也。龜山氣弱者也。故所見各別如此。要之當隨文平看。方見得聖人之本意。此觀書之大法。

讀經法

伊川先生謂方道輔曰。聖人之道。坦如大路。學者病不得其門耳。得其門。無遠之不到也。求入其門不由

於經乎今之治經者亦衆矣然而買櫝還珠之弊人人皆是

蘇季明嘗以治經爲傳道居業之實居常講習只是空言無益質之程子伯淳先生曰修辭立其誠不可不仔細理會言能修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以修飾言辭爲心只是爲僞也若修其言辭正爲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纔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修業也

程子曰凡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書論語可以逐句看○與於詩者吟詠性情涵暢道德之中而歆動之有吾與點之氣象

謝顯道云明道先生善言詩他又渾不曾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終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歸於正也又曰伯淳常談詩並不下一字訓詁有時只轉却一兩字點掇地念過便教人省悟又曰古人所以貴親炙之也

揭謙曰讀詩有數法。一是逐句斷章爲法。如潛雖伏矣詩本憂亂。子思便感發愼獨處。此韓詩之學也。一是每詩理會立言之意。如孟子言說詩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謂得之。又言誦其詩。不如其人可乎。此今日晦菴之詩學也。一是合一國一代而觀之。以見其興亡隆替。此古天子巡狩。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之法。如季札歷論周樂是也。不如觀風。則授之以政不達。不知斷章則使於四方。不能專對。不如以意逆志則不能尚友

矣。

問巻中嘗愛文中子或問學易子曰終日乾乾可也。此語最盡。文王所以聖亦只是个不已。先生曰。凡說經義只管節節推上去可。如是盡。夫終日乾乾。未盡得易。據此一句。只做得九三使。若謂乾乾是不已。不已又是道。漸漸推去自然是盡。只是理不如此。

伊川易傳序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又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

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諸卦二五雖不當位多以中爲美三四雖當位或以不中爲過中常重於正也蓋中則不違於正正不必中也天下之理莫善於中於九二六五可見○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問坤卦是臣之事人君有用處否曰是何無用如厚德載物人君安可不用○易中只是言反復往來上下○游定夫問伊川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

曰賢是疑了問是揀難的問〇聖人用意深處全在

繫辭

朱子曰學者觀書先須讀得正文記得註解成誦精熟註中訓釋文意事物名義發明經旨相穿紐處一一認得如自已做出來的一般方能玩味反覆向上有透處會見汪端明說沈元用問和靖伊川易傳何處是切要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是切要處後舉問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說得此話若學者未

會仔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誤他。某聞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程先生經解理皆在解語內。某集註論語只是發明其辭使人玩味經文理皆在經文內。易傳不看本文亦自成書。杜預左傳解不看傳經文亦自成書。鄭箋不識經大指。故多隨句解○學者於言上會得淺。於象上會得深○答呂伯恭曰。讀易之法。竊疑卦爻之詞本爲卜筮者斷吉凶而因以訓戒。至彖象文言之作始因其吉凶訓戒之意而推說其義理以明之。後

人但見孔子所說義理而不復推本文王周公之本意因鄙卜筮爲不足言而其所以言易者遂遠於日用之實類皆牵合委曲偏主一事而言無復包含該貫曲暢旁通之妙若但如此則聖人當時自可別作一書明言義理以詔後世何用假託卦象爲此艱深隱晦之辭乎故今欲凡讀一卦一爻便如占筮所得虛心以求其詞義之所指以爲吉凶可否之決然後考其象之所已然者求其理之所以然者然後推之於事使上自王公下至民庶所以修身治國皆有可

用私竊以爲如此求之似得三聖之遺意然方讀得上經其間方多有未曉處不敢强通也其可通者極有本甚平易淺近而今傳註誤爲高深微妙之說者如利用祭祀利用享祀只是卜祭則吉田獲三狐田獲三品只是卜田則吉公用享于天子只是卜朝覲則吉利建侯只是卜立君則吉利用爲依遷國只是卜遷國則吉利用侵伐只是卜侵伐則吉之類但推之於事或有如此說者耳凡此之類不一亦欲私識其說與朋友訂之而未能就也○答林德久曰向在

玉山道間見徐彥章說離爲龜故卦中言龜處皆離象如頤之靈龜損益十朋之龜以其卦雖無離而通體似離也頤六爻損自二至上益自初至五此其求之巧矣然頤猶取龜義而無取於離損益則但言其得益之多而義亦不復繫於龜矣今乃不論其所以得益之故以爲求益之方而必窮其龜之所自來亦可謂枉費心力矣○答江元適曰齋記言易姑象其機詩書禮樂姑陳其用熹竊謂姑者且然而非實之辭也夫易之象其機詩書禮樂之陳其用皆其實然

而不可易者豈且然而非實之云乎。又有曰髣髴曰强名。曰假狀。凡此皆近乎老莊溟涬鴻蒙之說。以六經語孟考之。凡聖賢之言。皆慤實而精明平易而淵奥。似或不如是也。○答袁機仲論啓蒙曰忽然夜半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開。若識無心含有象。許君親見伏羲來。○警學贊曰。讀易之法。先正其心。肅容端席。有翼其臨。于封于爻。如筮斯得。假彼象辭。爲我儀則。字從其訓。句逆其情。事因其理。意適其平。曰否曰臧。如目斯見。曰止曰行。如足斯踐。又曰理定既實。事

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無又曰潔靜精微是之謂易體之在我動有常吉

撝謙曰論語說个中字易言時中○易如太虛蕩飛魚躍川流澤渟草天木喬皆陰陽之所有而不可辭也鑑設於此物大象亦大物小象亦小夫焉有所倚○易有聖人之道四焉程子之易以動尚變之道也朱子之易以卜筮尚占之道也

朱子曰書中諸誥多難解處想是當初俗語所以而今解不得不然是當初聖人告臣民之語教人如何

曉得。

弟子讀尚書。問之有所得否。有所疑否。曰無所得。亦無所疑。今只依文解義。撝謙曰讀二典須看堯舜德性何如。修身理家何如。經天何如。治地何如。化人何如。制度禮樂何如。堯舜意思氣象何如。眞如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方是會讀書。若只依文解義。如何會得悅樂。○聖人微言。多在禮記。如樂記內則閒傳等篇。直多是聖人親筆。其餘大都游夏諸子遺言。斷非漢儒可及也。唯有一二訛

言如夢帝九齡周公踐祚之類一二諺言如說道以霸至弟近霸之類當是傳久訛入以此疑戴記非知言者也○儒行經解諸篇實大疵

伊川程子曰看春秋以傳考經之事跡以經別傳之眞僞○春秋傳爲案經爲斷

問近看胡氏春秋初無定例止說歸忠孝處便爲經義不知果得孔子意否朱子曰某嘗說詩書是隔一重兩重說易春秋是隔三重四重說春秋義例易爻象雖是聖人立下今說者用之各信已見然於人倫

大綱皆通。但未知會得聖人當初本意否。且不如讓渠如此說。且存取大意。得三綱五常不至廢墜足矣。今欲直得聖人本意不差。未須理會經。先須於論語孟子中專意看他。切不可作虛心觀之。不須先自立見識。徐徐以俟。莫立課程。

攝謙曰。文定春秋解。始初用意太深。又遵程說。不免多鑿。如夏時冠周月。去秋冬二時等是也。後半漸漸純粹。亦有大義乖者。如楚子麇卒。齊侯陽生卒是也。亦有前後遺忘相異者。如猶三望是也。春

秋以天自處直是道得著若不是以天自處如何
敢黜陟天王孔子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所以操
春秋者多見其不知量也
橫渠張子曰六經須循環理會義理儘無窮待自家
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別
朱子曰治經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說而推之借曰未
必盡是亦當究其所以得失之故而後可以反求諸
心而正其謬此漢之諸儒所以專門名家各守師說
而不敢輕有變焉者也但其守之太拘而不能精思

明辨以求真是則爲病耳然以此之故當時風俗終是淳厚近年以來習俗苟偷學無宗主治經者不復讀其經之本文與夫先儒之傳註但取近時科舉中選之文諷誦摹倣擇取經中可爲題目之句以意扭揑妄作主張明知不是經意但取便於行文不暇恤也○答張敬夫書曰平日解經最爲守章句者然亦多是推衍文義自做一片文字非惟屋下架屋說得義味淡薄且是使人看者將註與經文作兩樣功夫做了下梢看得支離至於本旨全不相照以此方知

漢儒可爲善說經者。不過只說訓詁。使人以此訓詁。玩索經文。訓詁經文。不相離異。只做一道看了。直是意味深長也。○今之談經者。往往有四者之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於晦。此今日談經之大患也。○看經傳有不可曉處。且要旁通。待其浹洽。則當觸類而可通矣。

撝謙曰。此卽橫渠謂中庸須句句理會。使其言互相發明之意

又曰讀書看得意思通融後。都不見註解。但見有正經幾个字在方好。○聖經字若主人。解者猶奴僕。今人不識主人。且因奴僕通名。畢竟不如經字也。○解經當如破的。○經書有不可解處。只得闕。若一向去解。便有不通而謬處。○後世之解經者有三。一儒者之經。一文人之經。如東坡陳少南是也。一禪者之經。張子韶輩是也。○問解經有異於程子說者。曰程子說。或一句自有兩三說。其間必有一說是。兩說不是。理一而已。安有兩三說皆是之理。蓋其說或後嘗改

之今所以與之異者安知不曾經他改來蓋一章而衆說叢然若不平心明目自有主張斷入一說則必無衆說皆是之理

讀史法

程子曰某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却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人只見成者便以爲是敗者便以爲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敗者煞有是的

撝謙曰凡史所載多是興亡治亂之跡其所以成

敗則在人神明之間非史可盡天下決無幸而成者不幸而敗者比如吳爲三師以肄楚楚罷于奔命予嘗見近人用兵分四五師更番擾敵敵人只用數十騎敗之絕不罷困韓信背水致勝予嘗見近人背水見敵兵方至皆相率投水而死非其謀之不善也神明不存焉推此可以盡萬端矣

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跡須要識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一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終始治亂當如何亦是學也

朱子曰。今人讀書未多。義理未至融會處。若便去看史書。考古今治亂。理會制度典章。譬如作陂塘以溉田。須是陂塘中水已滿。然後決之。則可以流注滋殖田中禾稼。若是陂塘中水方有一勺之多。遽決之以溉田。則非徒無益於田。而一勺之水亦復無有矣。○凡讀書先讀語孟。然後觀史。則如明鏡在此。而妍醜不可逃。若未讀徹語孟大學中庸。便去看史。胸中無個權衡。多爲所惑。○讀史之法。先讀史記及左氏。却看西漢東漢及三國志。次看通鑑。溫公初作編年起

於威烈王後又添至共和後又作稽古錄始自上古然共和以上之年已不能推矣獨邵康節却推至堯元年皇極經世書中可見溫公又作大事記若欲看本朝事當看長編若精力不足則當看國紀國紀只有長編十分之二耳

撝謙曰左傳是前古遺音當諷讀餘史或精力不及只熟玩綱目可耳宋以下却未有統會須得一人料理

又曰人讀史書節目處須要背得始得如讀漢書高

祖起沛公處與史贊過秦論之類皆用背得方是若只略綽看過心下似有似無濟得甚事

東萊呂氏曰觀史先自書始然後次及左氏通鑑欲其體統源流相承接耳

魯齋許子曰閱史必且備意於一家其餘悉屏去候閱一史畢歷歷默記然後別取一史而閱之如此有常不數年諸史可以備記苟閱一史未了雜以他史紛然交錯於前則皓首不能通一史矣

論始學

程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雖聖人復起。不易此言。○古人雖胎敎與保傅之敎。猶勝今日庠序鄉黨之敎。古人自幼學。耳目游處。所見皆善。至長而不見異物。故易以成就。今日自少所見皆不善。纔能言。便習穢惡。日日銷鑠。更有甚天理。○古之人。自能食能言而敎之。是故大學之法。以豫爲先。蓋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且當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者。日復一日。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意慮

偏好生於內衆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全不可得已

○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能不忘故善養子者當其嬰孩鞠之使得所養全其和氣乃至長而性美教之示以好惡有常至如養犬者不欲其升堂則時其升堂而撲之若既撲其升堂又復食之於堂則使孰從雖日撻而求其不升不可得也養異類且爾況人乎故養正者聖人也

○明人多以子弟輕俊爲可喜而不知其可憂也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

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伊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去聲學。且教之歌舞。如古詩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關雎之類。正家之始。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簡奧。今人未易曉別欲作詩。略言教童子灑掃應對事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伊說書必非古意。轉使人薄。學者須是潛心積慮。優游涵養。使之自得。今一日說盡。只是教得薄。至如漢時說下帷講誦。猶未必說書。

撝謙按今邪說誣民。初學不與之說。待其陷溺而

救之則晚矣古今自是不同

橫渠張子曰學者舍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為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宴游之樂耳○教小兒先要安詳恭敬今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狠只為未嘗為子弟之事則其於親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嘗在又隨所接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為子弟則不能安灑掃應對接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則不能下官長為宰相則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於徇私意義理都喪也只為病根

不去隨所接所居而長。

原明呂氏曰。後生初學。且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是當。氣象者。辭令容止。輕重疾徐。足以見之矣。不唯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亦貴賤壽夭之所由定也。

思叔張氏座右銘曰。凡語必忠信。凡行必篤敬。飲食必慎節。字畫必楷正。容貌必端莊。衣冠必肅整。步履必安詳。居處必正靜。作事必謀始。出言必顧行。常德必固持。然諾必重應。見善如已出。見惡如已病。凡此十四者。我皆未深省。書此當座隅。朝夕視爲警。

朱子曰古者初年入小學只是教之以事如禮樂射御書數及孝弟忠信之事自十六七入大學然後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以爲忠信孝弟者○答安仁吳生書曰去歲辱書無便可報今又承專人枉問極感至意且知志尚之高遠爲可喜也然三復來示蓋已自謂所得之深而自信不疑矣復何取於老拙之無聞而勤懇若是耶以爲求如於僕則易簡理得可久可大之君子似不應若是之汲汲也且僕於吾子初未相識問之來使則知吾子之齒甚少而家有

嚴君之尊焉今書及詩序等乃皆嵬岸倨肆若老成人之爲者至於卒然以物饋其所不當饋之人而不稱其父兄之命則於愛親敬長之良知良能又若不相似也吾子自謂已得是心而明是理僕不知吾子之所謂心者果何心所謂理者果何理也夫顔子之樂未嘗自道曾晳之志非夫子叩之再三而不置亦未嘗遽肯以告人也豈若是其高自譽道而唯恐人之不我知也哉相望之遠不如吾子師友淵源之所自恐其所以相告者未得聖賢窮理修身之實而徒

以空言相誤使吾子陷於狂妄恣雎之域而不自知其非也所恵紙筒硯墨受之無說不敢發封復以投來使矣吾子其於聖賢小學之教少加意焉則其進有序而終亦無所不至矣○古人便都從小學中學了所以大來都不費力而今自小失了要補填其實難但須莊敬誠實立其基本逐事逐物理會道理待此通透意誠心正了就切身處理會漸漸去理會禮樂射御書數今則無所用乎御如禮樂射書數也是合當理會的皆是切用但不先就切身處理會得道

理。便教考究得些禮文制度。又干自家身己甚事。○如今全失了小學功夫。只得教人且把敬爲主。收斂身心。却方可下功夫。或云。敬當不得小學。某看來小學却未當得敬。敬已是包得小學。敬是徹上徹下功夫。雖做得聖人田地。也只放下這敬不得。如堯舜也始終是一个敬。如說欽明文思。頌堯之德。猶將這个敬爲始。如說恭己正南面而已。如說篤恭而天下平。皆是。○曾疑曲禮衣毋撥。足毋蹶。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等叶韻處。皆是古人初教小兒語。列女

傳孟母又添兩句。曰將入門問孰存○教小兒讀詩不可破章。又授書莫限長短。但文理斷處便住。若文勢未斷者。雖多授數行。亦不妨。蓋兒時讀書。終身改口不得。嘗見人教兒讀書。限長短。後來長大後。都念不轉。○後生初學。且看小學之書。那是做人的樣子。○嘗訓其子曰。起居坐立。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恐至昏怠。出入步趨。務要凝重。不可剽輕。以害德性。以謙遜自牧。以和敬待人。凡事切須謹飭。無故不須出入。少說閒話。恐費光陰。勿觀雜書。恐分精力。早晚頻自

點檢所習之業。每旬休日。將一旬內書溫習數過。勿令心少有放佚。則自然漸近道理。講習易明矣。朱子大全載此段乃與魏元履之子應仲書也豈即以此訓子乎○問女子亦當有教。自孝經之外。如論語。只取其面前明白者教之。如何。曰亦可。如曹大家女誡。溫公家範。亦好。○因論小學。因古者教必以樂。後世不復然。問此是作樂使之聽。或其自作。曰自作。若自理會不得。雖作何益。古者國君備樂。士無故不去琴瑟。日用之物。無時不列於前。
東萊呂氏曰。問教小兒以何為先。曰先教以恭謹不

輕忽不躐等。讀書乃餘事。今日之有資質者。父兄便教以科舉之文。不容不躐等。皆因父兄無識見。乎有以得一第。便爲成材者。() 後生學問。且須理會曲禮少儀儀禮等。學灑掃應對進退之事。及先理會爾雅訓詁等文字。然後可以語上下。學而上達。自此脫然有得。自然度越諸子也。不如此。則是躐等犯分陵節。終不能成。孰先傳焉。孰後倦焉。不可不察也。

撝謙曰。看先正許多典型說話。初無直捷功夫。只是循而行之。久久自與於穆不已天道相近。喜言

直捷不肯循序者多是半路收拾不耐煩耳予嘗以爲朱子之學雖重致知然必自小循習行來有得方能言王氏之學雖重力行然不必眞積力久只看一部陽明文集便可矢口談道矣所以流弊無窮

西山眞氏曰小學之書先載胎敎之法而後以內則之文繼之列女傳曰古者婦人姙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夜則令瞽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

子形容端正才過人矣。此言姙子之時必愼所感。感於善則善感於惡則惡也。合列女傳與內則二篇觀之。則小學之教略備矣。

魯齋許子曰。凡人幼小時。不引得正後便難了。如字畫端楷之類是也。

臨川吳氏曰。古之教者。子能食而教之食。子能言而教之言。欲其有別也而教之以異處。欲其有讓也而教之以後長。因其良知良能而導之。而未及乎誦讀也。教之數。教之方。教之目。與夫學書計。學幼儀。則旣

辨其名物矣而亦非事夫誦讀也弟子之職曰孝曰弟曰謹曰信曰愛曰親行之有餘力而後學文今世童子甫能言不過教以誦讀而已其視古人之教何如也然古人豈廢誦讀哉戴氏記拾曲禮遺言句三言或四言管氏書載弟子職一篇句四言或五言六言皆韻語句短而音諧葢取其誦讀之易而便於童習也古書闕而教法泯俗間教子率以周興嗣千文李瀚蒙求開其先誦讀雖易而竟何用士大夫之家頗知其無用而欲舍旃童習之初遽授小學孝經等

書字語長短參差不齊往往不能以句敎者强攝而學者苦其難又胡能使之樂學哉程子嘗欲作詩略言教童子灑掃應對事長之節而不果作陳氏五言禮詩近之而有未備君子病焉

撝謙曰令人見說小學便忽而不問不知一生之始屬元成人以後屬亨中年以後屬利老而考終屬貞乾元統天莫大於小學也無元則一生之事皆小矣○易曰大有初九無交害也蓋初陽方長交游尨雜則一生人品壞矣末世年未成人父兄

便使廣交幼少之人。何知善惡驕淫詭浪。相習成風。比之匪人。不亦傷乎○二十以內不失赤子之心。則一生大抵無失矣。誠一無僞是也。朱註行有常。言有實。可謂六字經。○少年不學古而專事浮華。以取名利。則性情日汎濫矣。好學之人雖失不遠。○凡人之學。非至不惑之年。未有不以先入之言爲主。若不讀書。而專以世俗之言行浹於心耳。則自成一俗人矣。卽書中唯有三代聖賢言行。莫非天理。若不讀五經四書。而先取後世子史之文

讀之則機詐權謀與夫放蕩詖淫之說浹於心耳。不覺自入於機詐詖淫之中矣。既已先入於胸中。則必反以四書爲迂闊。而心術乃不可救。所以自少必須養以經學。使之出口入耳。經目薰心。莫非天理。待天理爛熟。而後可以馭子史。應俗人矣。